

半壶酒半首诗

甫跃辉

百年大疫，不期而至。半年前谁会想到，如此巨大的一场灾难会如此迅速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且，时至今日，恐怕仍然没几个人能够断定这世界将走向何方。现在虽然已经正常上班，但除了上班，几乎不再出门。所以陆春祥老师约我到桐庐乡村里看看，我还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是这出门两天了，不然都要在家里闷得发霉了。

桐庐是杭州的郊区，经济之发达，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但事实还是超出我的想象，我没想到，三通一达几大快递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里，或者即将搬迁到这儿。这不过是一个县。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不在城里，而在乡下。我要去的地方，是桐君街道梅蓉村。

梅蓉村，原本是富春江河道内冲积形成的一片沙洲。土地不肥沃不说，还年年水灾。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一些人到来了，或许是为了逃避兵燹？如今已难确知。只知道他们来了就不走了，在这儿垦荒种树种地，直到几十年前的梅蓉大队，仍在持续进行着这样艰苦的劳作。时日迁移，一片苦瘠之地，变得日益富饶。但富则富矣，这儿仍是乡村模样，并没建起多少高楼。

在紧挨富春江的一处民宿。大雨倾盆，我们颇为狼狈地跑进去，进入了全然不同的世界。或许是因为疫情，民宿里并没多少人。接待的阿姨说，这本就是村里老百姓的房子，也没请人设计，就自己弄了弄，摆了一些四处搜罗来的老家具，取名“素锦园”。楼下楼上看了看，各处的陈设简洁，雅致，让人备感舒心。在二楼一处平台坐了坐，望出去即是稻田。前阵子刚刚插秧，细弱秧苗才略略高出水面，在一块一块明镜似的水面上，绿绿地摇摆着。从二楼平台望去，水田漠漠，烟雨蒙蒙，稻田那边，房舍远近散落，七八只白鹭从靠近房舍处飞起，在烟雨里转了一圈，飞到了田埂上。这和我老家的景致并没什么不同——只是这些稻田，不再是一家一户在种，而是由县里的文旅集团从农户手里流转过来，再雇有经验的农户统一种植。而近处呢，一丛墨绿的芭蕉被风雨撼动，宽大的芭蕉叶一次次俯身。在这样的大风雨中，我们身处的小世界，愈发显得温暖。

离开民宿，我们去了罗家大屋。如果说刚才的民宿是新事物，那建于清末的罗家大屋可够旧的。而在梅蓉，这样的明清古建筑共有八十多处。

在罗家大屋，雨水从瓦沟间一沟一沟地筛落，噼里啪啦地砸落在院子中央四方方的天井里，排水孔发出咕嘟咕嘟的吞咽声。我们只能在屋檐底下行走，在一进门左手边，发现一处柜台前排着几个金色大字：“一壶酒一首诗”。这样一个地方，是适合饮酒，也适合写诗读诗的。柜台后就摆着

雨后的微晴，空气中弥漫着潮湿。到江湾校区的荷塘畔看资料，身边不时掠过野斑鸠，轻轻落在鲜绿的草地上。一丛丛车轴草、厚皮菜杂生在绿草中，渲染着土地旺盛的生命力。绕着荷塘长了不少垂丝海棠，成串的紫色果子随风摇动，踏实而轻盈。

最热烈的，还是水中的荷花。荷叶已经丰满，荷花仍在蓄势，满塘碧色中亮起数点火红。静静望向这一片夏日景色，唤起一年又一年的记忆，多么熟悉的季节轮回！因为疫情，人类已手忙脚乱，而大自然依然运行，亿万年的从容，轻轻吹拂着花开花落。

人源于自然，却并没有继承自然的本性。牛顿说：“自然界不做无用之事，只要少做一点就成了，多做了却多余。因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爱用什么多余的原因以夸耀自己。”用老子的话来说，

好几排酒呢，一个个红艳艳的玻璃缸里，酒里浸满了杨梅。同行的当地朋友说，杨梅泡酒，都是用杨梅把酒罐塞满，空隙里倒进酒就行。朋友顺手拿了一瓶，说，中午就喝它了。

到一处农家小店，一处小院落，一排小房子，进到一处后，菜渐渐摆上来，最特别的一道菜，是石斛花炒鸡蛋。还是头一回吃这菜。吃花绝非云南人的专利啊。这菜倒有几分像我在大理吃到的茉莉花炒鸡蛋。色彩稍逊几分，口感少了绵软，却多了几分爽脆。又喝着杨梅酒，连连嫌了好几筷子吃。

一边吃一边闲聊，说起疫情，说起今年是全国脱贫年。边上的桐君街道办事处潘萍萍副主任说，这儿都脱贫二十年了，又说，他们对口支援的是贵州榕江，每年都要去一两趟。虽说没脱贫压力了，街道的工作仍然繁重。她看看手机，说，她是因为陪我，才能出来，她的同事们可都还在开会呢。

没人和我喝酒。我笑着说，我只能一个人喝掉半壶酒，回去也只能写半首诗了。幸好不多时，饭店的老板来了。他姓寇，比我爸小两岁，我于是喊他寇叔。寇叔说，他一年四季就忙两件事，经营这饭店，管理杨梅林。我问他，一年大概能有多少收益呢？他说了一个让我不敢相信的数字：一百多万！再看看他那双手，满是老

正是“大道至简”。人类因欲望而纷乱，社会因争斗而复杂，佛祖为什么拈花微笑？悯人而已。

江湾校区从2005年初具雏形至今，已过15年。几乎年年夏天来看荷花，没看到的年份，写满遗憾。然而回忆中最难忘的不是这里，而在云南。那一年，家住的学校里有一株昙花要开了，它的枝蔓上有72个花蕾。入夜，人们拉来1000瓦的大灯，敛声屏气地看着它，只见月之方中，枝头上的昙花一朵朵绽放，洁白似雪，茂盛如云，一瞬中不知天上人间。常常想起那一夜，宇宙打开了一道门缝，让人惊讶，让人神往，让人知道奇迹只属于大自然。

也许，再也看不到72朵一起开放的昙花了，但它仍在时间的永恒中摇曳，凝望着众生的喜怒哀乐。



大筐湿漉漉的杨梅。原来刚才他是要去摘杨梅让我们带走呢。

一颗一颗杨梅，殷红，有点儿发白，从桐庐来到上海，只需短短一个小时。路上我在想，不必也不应该让所有地方都成为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山野、乡村、城市，应该是并存的。就如茶馆、咖啡馆和酒吧可以并存一样。这样的话，人们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有各种选择。



这段时间，上海开设了不少夜市。在夜市走走逛逛，风景是很动人的，一个摊子连着一个摊子，暖暖的风吹动了摊上卖的窗帘布、台布、毛巾，卖花的那几枝百合特别香，逛街的夫妻情侣说说笑笑，不像平常那样各自对着手机过时辰。

上海地区最早的夜市，可以上溯到170多年之前。据咸丰三年（1853年）王韬《瀛壖杂志》记载：“距吴淞西南十里，地号‘阴冈’，烟户数十家。其俗以夜间为市，日间则各处多闭户高眠。一上至灯时，百事俱举，乡人之抱布贸丝者，络绎而来，人以为‘鬼市’。”在“鬼市”上，除了丝布交易，还有锄头铁锹、桶担筐箩等手工业品和各种农副产品出售，吃、穿、用皆有，周围一带的农民及乡镇居民晚饭后都爱上这里卖货、购物、闲溜达。这里所谓“鬼市”便是今天的夜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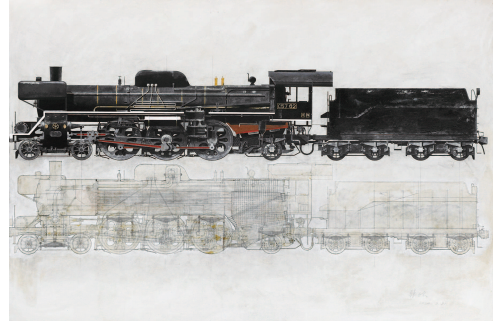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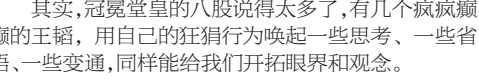
那“阴冈”在哪里呢？1917年，老报人姚公鹤在其《上海闲话》中写道：阴冈者，即系蕰藻浜。不过对于当时的夜市，姚公鹤写道：“盖江浙间以织布为农民之副业，乡民抱布赴市贸易，其惯例必在黄昏及侵晓者，实以交易于掩饰之故。布质之疏密，分量之轻重，与夫属杂纱线中粉糊之多少，从灯光下评定货质，讨论价值，较日间易于含混。夜市之设，原因如是。”他认为当时之所以开夜市，是因为夜间交易容易弄虚作假，以次充好。

上海最早的夜市开在蕰藻浜，是一家之言，只能聊作谈资。蕰藻浜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南部和宝山区中部，西起苏州河，东至黄浦江吴淞口，横贯上海北部，全长35公里左右。蕰藻浜是上海为数不多可以通航百吨级货船的河道之一，也是蕰川公路的起点。

王韬的《瀛壖杂志》是晚清时期上海的风土见闻录。王韬以“身经目击之事”为主，记录了上海“山川之秀丽，物产之荟萃，寓公之往来，风俗之好尚”。王韬此人颇不简单，5岁读书识字，18岁县考第一，曾为太平军出谋划策，人送外号“长毛状元”。后因事情败露，被清政府通缉。逃亡期间，漫游英、法等国，深入了解了西方现代文明。而后回到香港，创办了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循环日报》。之后又因提倡维新变法，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晚年获准回上海终老。

王韬盼望中国“尽用泰西之所长”，变法图强，但不致以盲目崇拜、媚洋；还认为“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要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上世纪80年代，钟叔河重印王韬著作，点评王韬落拓不羁，老舍不得“狂生”意识。董桥倒是很欣赏王韬，说他是一碗苦药里发挥点作用的甘草。

其实，冠冕堂皇的八股说得太多了，有几个疯疯癫癫的王韬，用自己的狂狷行为唤起一些思考、一些省悟、一些变通，同样能给我们开拓眼界和观念。



动力的本体与现象 (油画) 韩巨良

邀上海几位老友来我家乡过周末，让他们换一口空气。临时起意，我们去天台国清寺游玩。

国清寺乃千年古寺，钟声悠远，幽径静谧，老树森森，可谓风景这边独好；还有隋塔，历经风雨侵蚀依然傲然昂立；隋梅古干虬枝，苍老遒劲，书写神话般的传奇……我对国清寺，如邻居般熟悉，几年必来一次。最早在读中学时，就与同学将其作为春游的目的地，把自行车蹬得连风都追不上，车轮朝前滚，头发和衣服往后飞，来回一天足够。

距上次来国清寺，时间又过去三年光景。我发现景物依旧，却加修了许多基础设施，改造了溪坑，铺设了游步道，从停车场到山门，还通了游览车，给游客提供了方便。进入山门，发现这座中外驰名的千年古刹，国家的5A级风景区，如今停止了收门票。进了庙门，原来卖香烛的摊点全都踪迹不见。我们一路走去，庙里有有钱无钱，位高位低，游客香客，都是一视同仁。

不需要用钱代表虔诚，也不需要花钱购买功德，让我感到无比轻松和适意。

我是无神论者，但对佛法里的慈悲心、不贪心充满敬意，现在，我对甘守清贫的国清寺充满敬意。国清寺还给佛门之地一个清静本色，做得轻描淡写，难得！

眼下，许多人在为赚钱焦虑。一些地方政府为搞活旅游业，大兴土木，有名胜要上，没有名胜创造名胜也要上，把人文景观当“摇钱树”，门票价格一提再提，让游客怨声载道，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国家物价部门不得不出面限价。附近的居民也是靠山吃山，费尽心机，各种“黑暗料理”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惹得网上一片“吐槽”声。

天台山文脉源远流，国清寺名闻遐迩，但他们逆潮流而行，需要多大的一种定力？这种舍得，体现了政府的格局，体现了寺庙的淡泊以及僧人的德行与修为，青灯木鱼，云淡风轻。寺内放生池旁边有一座小亭，上书匾额：“得自在”。也难怪，济公就是在这里出家的。国清寺的境界，已然超凡脱俗。无论外面如何喧嚣，坚定地保持着一片素心。

在回大石花塘村的路上，恰有一场大雨倾盆而下，将我们积尘的车子洗得干干净净。

最难得素心

金毅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签署了《孙文越飞宣言》，推动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经历了多次失败与挫折打击的孙中山，开始关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寻求苏联的援助。1920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陈独秀介绍，在上海拜访孙中山，这次短暂的会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见时，孙中山询问了有关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的一些情况，介绍了袁世凯国内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复辟帝制的情况，提出了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的问题。维经斯基在苏联《真理报》回忆说：“会谈快要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问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从驻扎在广州的反革命桂军手里解放出来的南方的斗争与遥远的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次会见虽然未能使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但也为之后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埋下了伏笔。

同维经斯基一起来中国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另一位代表马林。1921年12月，马林专程来到桂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进行了三次长谈。马林回忆说：“孙中山受过西方教育，可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了对新俄国的强烈同情，他同时又时时不忘宣传自己的事业。”谈话间，马林介绍了苏俄新经济政策，并详谈了苏俄对远东国家的政策和期望。马林此次来

一份宣言：《孙文越飞宣言》签订始末

谷宇

帮助，将派军事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如果苏俄能够派出政治、军事顾问，那将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越飞对此表示赞同，并表示将会会谈的情况下报苏俄，形成正式的文件。26日，孙中山和越飞在上海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

1923年1月27日，越飞即以乘船为名，乘船去日本。随后，孙中山派廖仲恺前往日本，与越飞继续商讨实现宣言的具体办法。双方在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会谈，就苏俄援助中国革命、创设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以及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等问题，详细地交换了意见。

1923年5月，越飞写信给孙中山，代表苏联政府答应分期援助孙中山200万金卢布，武器方面则承诺最多支持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2辆装甲车。同时，建议孙中山可利用苏联援助的军事物资和顾问创建军校。

《孙文越飞宣言》的签订使孙中山在军事、财政上获得了苏联方面的支持，也为“联俄”政策的落地奠定了基础。

十日谈

“城市记忆”系列之

孙中山的故事

责编：徐婉青

上海最早的夜市在蕰藻浜

沈琦华

